

风景园林中的设计实践与研究：从概念的再定位到三条可行路径

Integrating Design Praxis and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Redefining Concept to Discussing Three Possible Pathways

蔡淦东

CAI Gandong

摘要

为重拾对风景园林“设计实践 (Design praxis)”的全面理解, 纠正将实践狭义地等同于技术劳动的常见误解, 以概念解读与案例剖析为研究方法, 将设计实践重新界定为“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动态循环, 探讨研究与实践在风景园林学科中的融合路径, 并将其总结为3类: 在设计实践中进行研究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Praxis)、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 (Design Praxis Method Research) 以及对设计实践的研究 (Research of Design Praxis)。研究发现, 路径一通过跨学科研究与设计的深度嵌合, 将项目作为实验平台以积累可量化、可共享的知识; 路径二强调推动设计工具、协作流程及决策逻辑的系统化与创新; 路径三则立足于学科的强实践性, 通过对项目的综合剖析提炼理论与设计逻辑。3类路径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彼此割裂, 而是在项目研究、方法创新与经验总结中相互交叠, 并需依托开放协同的平台建设持续推动学科知识生产。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sto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praxi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o correct the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practice is narrowly equivalent to technical labor. Using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case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redefines design praxis as a dynamic cycle of 'action-reflection-re-action,' explore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integrated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summarizes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Praxis, Design Praxis Method Research, and Research of Design Prax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th I embed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eeply into design, using projects as experimental platforms to accumulate measurable and shareable knowledge; Path II emphasizes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esign tools, collaborative processes, and decision-making logics; and Path III, grounded in the discipline's strong practical orientation, extracts theories and design rational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projects. The discussion suggests that the three pathways are not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in actual operation, but overlap across project-based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perience synthesis, and require open and collaborative platform-building to continuously advanc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production.

文章亮点

1) 从“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动态循环出发, 重新界定风景园林中的设计实践概念, 纠正将实践等同于技术劳动的狭义理解。2) 提出研究与设计实践融合的3条可行路径, 分别对应实践中研究、实践方法论研究与设计实践研究。3) 指出实践者自发的行业交流与协同平台建设可作为补充机制, 推动经验共享、知识生产与未来实践创新。

关键词

风景园林; 设计实践; 在地实践; 设计方法论; 案例研究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praxis; Local practice; Design methodology; Case study

收稿日期: 2025-08-27

修回日期: 2025-11-28

在风景园林领域,“实践 (practice)”一词已成为描述从事以可建成项目为导向的风景园林工作的惯用术语,并与学校或其他研究机构进行的科研学术工作形成对比。风景园林实践的内容,也常被狭义理解为从项目立项、方案设计到施工图交付和现场监督等各个环节组成的工作。然而,这种实践更多强调可交付成果的产出,其衡量标准也常以项目是否按时推进、实施是否顺利、成本把控是否有效等为指标,却往往忽视设计过程中难以量化的深度思辨与研究探索。忙于满足项目时间节点与成果需求的设计师难以在图纸之外留出空间进行系统化的知识探究或批判性反思,导致超越项目本身的设计智慧和洞见鲜有被讨论。因此,“实践 (practice)”一词在现实的风光园林工作中更多呈现为一种技术劳动 (technical labor),而非对知识生成过程的全面阐释。

与此相对,虽同在中文里被翻译为“实践”,英语中的“praxis”一词在哲学与社会科学语境中却更为强调“行动”与“反思”的结合。其中的反思 (reflection) 被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定义为“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为知识的事物进行积极、持续且审慎的考察,以便在行动时心中有所准备”。他指出,“反思性思考的功能在于将模糊、矛盾或冲突的经验转化为清晰、连贯与和谐的认识状态”^[1]。诚然,风景园林实践绝非不经思考的技术性行动,但实践过程中的思考更多是针对设计行为本身及项目推进,缺少了超越狭义实践范畴的“反思”——即在更广义的风景园林工作中通过持续的考察和思考,尝试总结出清晰连贯的知识与经验,提升对于学科与世界的认知水平。

同样,南京大学鲁安东教授提出,人类的建造活动及其经验积累从原始的“试错”形式,转变为一种“知识实践 (praxis)”,其与“技术劳动 (practice)”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知识被激活并运用的过程,蕴含着反思、批判与创造的可能性;而后者更多指可重复和复制的劳动^[2]。可见,讨论风景园林中的“实践”,绝非对用词的咬文嚼字,也绝非对现有设计实践工作的贬低,而是对设计过程本质的加深理解:它呼吁设计师在动手之余,反思工作中的重复性劳动,并将研究与知识生成视为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华南理工大学林广思教授提出了2种“通过设计之研究 (Research through Design)”的思维路线,即以设计问题为起点的设计研究路线和以设计项目为起点的设计研究路线^[3]。学者通过对照2种不同的设计研究教学及学位论文写作框架,采用框架性分析方法,将设计学科存在已久的缺乏明确研究范式、设计师重实践而导致与理论脱节等问题,梳理为2条清晰的“设计-研究”思维路线。本文借鉴同样的框架分析方法,并以词源学与建筑学对Praxis的理解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风景园林学科中“设计实践 (Design Praxis)”的丰富含义,提出设计实践与研究的关系可被进一步细分为3个方向:

一是在设计实践中进行研究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Praxis)。该方向强调风景园林实践工作中跨学

科协作与研究的迫切需求,尤其是设计与生态、社会、水文、地质等相关专项研究的紧密合作,通过实验探究 (Experimental Inquiry) 生成新知。

二是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 (Design Praxis Method Research)。该方向反思实用主义哲学中轻视工具的传统认知,重新关注研究中实证经验的累积 (Experience as Empirical),聚焦对设计工具、表达方式与协同流程的系统化研究,以研究优化工作实践模型并提升效率。

三是对设计实践的研究 (Research of Design Praxis)。该方向通过聚焦具体项目的历史脉络、设计哲学、风格演变与美学逻辑进行深度剖析,从实践中提炼可传承的设计理论与方法框架,这本质也是一门独立、完整且严谨的研究。

本文将就以上3个维度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以实际案例说明设计实践与研究结合的多样形式,以启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推动风景园林行业整体发展。

1 设计实践中的研究

1.1 研究作为优化设计的实验性工具

随着微观场地条件与宏观社会背景的交互愈加复杂多元,传统依赖设计师经验与直觉的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下对系统性、精准性与可持续性的要求。在当今城市化进程加速、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风险、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冲击的时代,风景园林设计不再仅仅是解决场地问题的操作行为,而是逐渐演化为提出问题、生成知识、整合资源的探究型实践。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大型综合项目启动之初,对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场地的生态系统、社会脉络、地形地貌等系统化专项研究的需求便已存在。在具体设计实践中,科学、量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设计决策提供坚实支撑,更以实验探究的方式不断推动设计策略的优化与创新。

在这一方法论框架下,设计师无法再简单将过往工作经验复制到新项目中,或重复同样的设计流程和管理模式,而是必须将项目视为一个“实验体”,通过不同尺度、不同主题的实验性尝试来检验设计假设。这样一来,设计工作不再以完成图纸为终点,而是一个“从设计到实验,再反馈优化设计”的循环过程。通过持续的数据采集与研究推导,设计师不断校准方案,使之同时满足功能性、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1.2 案例分析: Living Breakwaters

位于纽约海湾入海口的斯塔滕岛 (Staten Island) 南岸因历史疏浚和养殖牡蛎礁的退化,长期受到波浪侵蚀和海岸侵蚀的威胁。2012年遭受超级飓风“桑迪” (Sandy) 的剧烈冲击后,该沿海区域的生态及人居环境脆弱性更加凸显。Living Breakwaters项目在沿岸使用石块和生态增强混凝土单元组成的半淹没结构,部署约700m的近岸驳岸,既能削弱波浪能量,减少海滩侵蚀,又为牡蛎、食用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丰富的栖息空间^[4]。该项目起源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发起的“重建设计” (Rebuild by

Design) 竞赛, 方案由美国 SCAPE 事务所领导, 在项目之初即构建起跨学科协作体系, 邀请生态学家、水文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等多方专家共同参与^[5]。

SCAPE 将场地本身与设计策略均视作一次实验的机会, 在设计过程中与团队展开了多项跨学科的科学实验用于指导设计。设计初期, 团队利用美国军方工程队海洋数据构建的近岸海浪模拟模型 (SWAN, 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 通过分析场地 30 年间每小时海浪数据指导设计决策^[6], 以求生态驳岸的形态和空间形式符合长期气候及洋流条件。到了设计的最终阶段, 团队则使用了另一套更先进的全非线性薄层水波模型 (FUNWAVE, Fully Nonlinear Boussinesq Wave Model), 通过 36 次模拟测试, 检验生态驳岸的性能和优化造价^[6]。

进入实施阶段后, 项目十分重视社区参与和即时数据反馈。SCAPE 与当地学校及非营利组织联手, 动员社区志愿者定期开展水质监测、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结构完整性检查。例如与当地教育项目合作的百万牡蛎计划 (BOP, Billion Oyster Project), 以及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拨款支持下打造的 Living Breakwaters Curriculum 公开课程, 均支持学生参与到保护与重建海岸生态系统的研究中。这些知识的传递与累积, 又将为项目持续输入新知。这样便形成了“设计-实验-优化”的闭环机制, 从而不断提升实施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1.3 案例分析: 碳中和公园

The Ellinikon Park 位于希腊雅典机场旧址, 总占地 243 hm², 负责总体规划和景观设计的 Sasaki 事务所与当地多家专责机构组成跨学科团队, 聚焦生态修复、碳中和与社会公平, 力图在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7]。在项目早期概念设计阶段, 设计团队便将针对碳排放与固碳策略的研究作为设计决策的核心, 引入了自主研发的“碳良知”线上应用工具 (Carbon Conscience)。该工具的开发得到了 Sasaki 基金会 (Sasaki Foundation) 研究经费资助, 可作为设计实践与研究共同发展的积极典范。

行业现有碳计算工具多用于后期精细化测算, 而针对早期规划阶段则明显缺乏实时反馈的工具^[8]。相比项目落地之后持续产生的运营碳 (Operational Carbon), 在材料开采、组装运输、建设及拆除等一系列过程中的隐含碳 (Embodied Carbon) 显然更难被测算。针对前者的减碳策略, 尤其是在建筑设计建造领域, 已有诸多技术成果; 而对于后者的碳排放控制, 过去则鲜有讨论, 更缺少可供设计师使用的工具。碳良知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被开发, 它允许设计师在校园或街区尺度上, 以数字绘图界面快速划分土地用途并选择材质, 系统可及时评估设计产生的隐含碳, 并支持多方案并行试验与迭代^[8]。

在该项目中, 团队运用碳良知对公园中将近 30 000 m² 的跑道混凝土回收再利用方案进行碳效益测算, 发现相较于新拌混凝土, 此举可减少约 50% 的碳排放; 同时通过模拟不同植被组合的固碳潜力, 优化原生树种的配置, 确保公园在

35 年内实现碳中和。这一工作范式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亦得到认可: 开发团队后续获美国风景园林基金会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LAF) 的创新与领导力奖 (LAF Fellowship for Innovation and Leadership), 并发布白皮书与教学视频供业内同行共享^[9]。

1.4 小结

Living Breakwaters 项目通过生态驳岸试验不断测试防汛性能, Ellinikon Park 则借助碳良知工具实时量化不同材料与植被组合的碳足迹, 二者均诠释了在设计实践中进行研究的力量。它们不仅将设计变为多尺度、多学科的实验平台, 更通过不断迭代的“设计-实验-分析-优化”闭环, 形成一套可重复利用的工具与可量化的评估框架, 为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修复和社区韧性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正是这种将研究深度嵌入实践路径的方式, 使风景园林设计不再局限于经验或直觉, 而成为一个持续产出新知、推动学科前沿发展的动力源泉。

2 设计实践方法论的研究

2.1 设计的实验性系统

设计实践本身是一种方法论, 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具体成果的实现, 更体现在对方法本身的持续探究与创新。在风景园林领域,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新兴数字化工具不断涌现, 传统的“工具”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纸笔和实体模型, 而逐步扩展到传感器网络、新材料应用、参数化信息建模、跨平台协同工具, 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工具等数字化、科学化的辅助设计工具与表达方式。对这些工具和方法的研究, 本质上是对经验的累积: 通过对项目中所用工具特性、使用流程与效果反馈的细致观察与记录, 可将设计师的直觉性判断转化为可分享、可复制的方法论体系。对于强调实践与应用的风园林学科而言, 持续关注设计工具、表现手段和工程技术的研究, 既是优化工作模型、提高项目质量的关键路径, 也有利于在多方利益平衡中形成更具韧性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理念, 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的本质在于将设计过程、逻辑及工具本身视为一项值得持续钻研与优化的课题, 并持续研究以求设计成果的精进。在这一系统中, 设计师并非先有方案后寻求验证, 而是在设计流程中不断嵌入实验环节, 调整并找到最合适的设计手段。随着设计条件的日益复杂化, 复合多种知识经验的新设计手段应运而生, 进一步验证了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的必要性。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的另一核心在于经验的累积与可复制性: 设计师通过归纳不同项目中工具的应用效果, 总结出一套可供后续项目借鉴的方法论体系, 使得经验不再仅停留于个案层面, 而能成为一种共享知识, 丰富整个学科的实践逻辑。

2.2 向在地实践学习: 根植于本土的传统生态知识 (Lo-TEK)

一个容易形成的误解是, 对设计实践中策略与技术的关注往往聚焦于更新、更复杂的科学技术手法。然而, 主动寻求对在地实践知识的理解, 探索不同文化的古老智慧,

并从中汲取新的设计方法论，却难以在设计实践工作中被重视。沃特森（Julia Watson）的著作《Lo-TEK: Design by Radical Indigenism》便从这一角度为设计实践方法论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考。沃特森通过全球考察，将“Lo-TEK”定义为一类源自土著社区生态智慧的工具与方法，并将其系统化为新的设计范式。“Lo-TEK”实际指“根植于本土的传统生态知识（Local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却也一语双关地代表着与“高技派（High-tech）”相对应的“低技派（Low-tech）”。她认为，这些知识并非静态的民俗遗产，而是可被当代设计实践调用和重构的工具库^[10]。

书中涵盖秘鲁的托托拉芦苇浮岛（Totora Reed Floating Islands）、印度尼西亚的苏巴克（Subak）水庙灌溉系统、美国新墨西哥州祖尼族的“华夫格（Waffle Gardens）”保水菜圃、伊朗“坎儿井（Qanat）”地下引水系统等来自全球偏远区域的真实在地设计或生态策略，其中多数都拥有超过百年的实践历史。以书中关于湿地实践的章节为例，沃特森详述了印度加尔各答东部湿地的污水养鱼“Bheris”系统。该系统包含超过 12 000 hm² 的互联鱼塘与湿地，城市原污水通过渠道引入 Bheris（大型浅水鱼塘），在阳光、水生植物与微生物作用下逐步净化，同时为塘内养殖的鲤鱼等淡水鱼类提供养料。经净化的尾水再用于灌溉蔬菜地，从而形成了“污水处理 - 鱼类养殖 - 农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循环体系，在能源消耗极低的条件下维持了城市食物供应与生态修复的双重功能^[11]。

2.3 回归传统的实践方法论：山水都市化

大型人居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往往遵循着某个思想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是一套包含了从哲学层面到实操经验的设计实践方法论。北京林业大学郑曦教授在其著作《山水都市化：区域景观系统上的城市》中，提出了源于我国传统山水自然观和哲学观的山水都市化理论，用于指导建设区域景观系统上的城市，从而形成“山 - 水 - 城”一体，强调动态发展的人居环境^[12]。

该书是研究与实践融合的范例：从历史文化溯源研究开始搭建理论框架，以我国典型山水城市实践作为实例支撑，将研究问题从“如何设计城市中的景观”，提升到“如何以山水系统作为城市生成的逻辑”，从而形成方法层面的创新。这种“以研究引导设计”的逻辑，恰好说明了风景园林学科中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即通过对设计工具、决策逻辑与研究路径的系统梳理，为实践提供更稳固的知识基础。以书中“南京秦淮河畔景观风貌演变”章节为例，学者从秦淮河水系片区景观的自然基底与南京城山水环境入手，通过对比山水城市建设的 2 个关键时期（六朝与明代）的景观、政治、经济及文化表现，总结出南京与秦淮河片区的山水都市化特征，从而为日后该区域的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方法论框架。

2.4 小结

从“Lo-TEK”到山水都市化，2 项研究从本土文化入手，

揭示设计背后的思维机制与结构性逻辑，充分证明了方法论研究的意义不在于规定“该如何设计”，而在于提供“如何思考设计、如何验证设计”的基础。2 个案例均体现了“设计实践方法论研究”的核心思想：设计师（或研究者）通过对具体实践的原理、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文化及经济背景的深入剖析研究，将其方法论提炼为可被转译及应用的策略工具，为当代风景园林设计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路径。

3 对设计实践的研究

3.1 从实际案例出发

设计实践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研究对象，每一个实践项目都蕴含着丰富的设计观念与哲学思考、空间美学与风格演变，以及项目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社会条件。这些内在要素不仅决定了设计成果的形式与品质，也折射出当时学科对生态、文化与社会议题的理解与回应。通过回顾项目背后的逻辑、分析设计师如何在特定环境中思考问题、决策方案，研究者能够洞察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机制。对这些项目本身进行系统研究，既能梳理不同流派或时期的设计理念如何受到技术进步、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的影响，也能分析公共价值、审美倾向与施工工艺在具体项目中的体现方式，进而从整体脉络上把握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演变，为未来实践提供借鉴与启发。

对设计实践本身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将项目成果进行图纸解析或视觉赏析，而是一种立体化、多维度的学术探索。研究者需要回溯项目的立项背景，考察项目如何回应当下的社会诉求与环境挑战；同时关注项目团队在设计过程中的思辨与互动，如设计师如何借助场地经验构建新的生态观念，或是如何通过空间美学的演化彰显地方文化和时代精神。历史与社会条件亦常常成为研究的切入点，选址、用地政策、社区参与机制、资金来源、利益博弈、施工技术的演进等外部因素共同塑造了项目的最终面貌。正是在这样全景式的研究中，设计实践不再仅是一个孤立的建造行为，而成为学科知识生成与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载体。

通过对设计实践项目本身进行研究，学者与从业者不仅能够回顾过去，还能为未来的设计实践提供思路和启示。一方面，这种研究可帮助我们辨识“行动 - 反思 - 再行动”的循环模式，揭示理论与实践在项目进程中的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提炼经验和教训，例如工程技术的可行性、设计决策的社会接受度与生态效果的长期表现等，为后续实践提供更可靠的参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项目的整体研究，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被牢固地织入同一个框架，使得风景园林设计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等复杂议题时，能够基于更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实践洞见，持续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3.2 行业组织推动下基于设计实践的调研

对实践项目的研究并非只能是个人或设计公司基于自身需求所做的投入与努力，也可以是由更大的组织网络推动，以服务全行业为目标的研究计划。美国风景园林

基金会于2011年启动了设计案例调研计划（Case Study Investigation, CSI），旨在通过与设计事务所和学术研究者合作，对已建成的项目进行系统、可量化的后评估研究^[13]。该计划每年通过研究基金支持一批专业研究员遴选具备代表性和创新性的项目，并与相应的设计公司密切合作，对项目在环境、社会与经济三大维度的表现进行深入剖析与数据收集。秉持学术与业界共同研究的原则，以及为了保障研究的深度，LAF在团队组织上规定：1）参与的实践代表必须在选定的调研项目中承担主要设计工作，且项目必须为建成或投入运营已超过一年但不超过十年的落地项目；2）鼓励来自学术界的拥有学校教职的研究员参与，其可选择1~3名助研学生共同参与；3）LAF为实践代表和学术代表提供清晰分明的资金支持计划与时间投入建议，确保调研能有效推进，成果可控。

在研究过程中，CSI团队会实地考察项目，开展用户访谈、行为观察、生态监测与绩效数据分析，并将所有成果整合为案例研究报告（LAF Case Study Brief），通过LAF的在线数据库向公众开放。这种公开化与结构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得项目背后的设计理念、实施策略与绩效表现得到系统且具有专业性的记录，也为其他从业者提供可借鉴、可验证的实证数据。

CSI计划的重要特征在于跨界合作：研究者能够直接接触到项目的原始资料和设计团队，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情境关联性。同时，事务所也能通过与研究员的合作与沟通，获得对自身设计策略的验证与反馈，形成“实践-研究实践-反馈实践”的循环。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风景园林领域的循证设计（Evidence-based Design），也不断丰富了学科的知识库。

截至目前，LAF CSI数据库已收录超过200个案例，涵盖城市公园、滨水空间、街道更新、生态修复等多类型项目，成为全球风景园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实践研究资源之一。这一计划充分体现了“对设计实践的研究”的意义——通过深入剖析项目本身，不仅可以回溯其社会与生态背景，还能提炼可复制的方法论和设计策略，使得学术界的研究方法与事务所的实践经验在同一平台上得到深度融合，为未来的实践与理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其他路径：实践带动研究，去中心化的学科思想交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风景园林从业者意识到了实际工作中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增强同行交流，共享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与最新研究成果，以提高国内风景园林实践的总体水平，已成为普遍共识。在我国，风景园林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需要适应时代要求与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经验和视野接轨。风景园林师亟需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对实践进行总结研究，共促进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由行业实践者组织开展的研究交流活动应运而生。上海景观论坛（Shanghai Landscape Forum）最早于2017年由Sasaki、AECOM

和SWA三家国际设计事务所发起，三者均在我国开设分公司，并长期进行国内风景园林实践。此后，更多国际设计事务所加入，将其打造为非官方、自发组织、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思想交流平台。作为由实践者发起的风景园林研究交流活动，上海景观论坛有以下特点：

1）探讨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议题。上海景观论坛并非简单的从业者项目分享活动，而是每年由策划者选定议题，反映当下风景园林行业在国内的主要挑战与发展方向的思想交流平台。具有前瞻性的议题不仅能促进思想碰撞，更能为行业在应对未来机遇时提前提供讨论空间。如2019年论坛以“失序”为主题，探讨了当下城市与生态环境中日益呈现的冲突与混沌等秩序失衡问题，而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健康与城市活动陷入暂时失序状态；2021年论坛以“景观设计的未来”为主题，着重强调了未来技术、自然解决方案与社交媒体对行业发展的影响，之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多种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进入风景园林教学与实践当中，将技术革新的议题推到了学术与实践讨论的前沿。这些都表明了设计实践与研究的相互影响和推动作用。

2）开展去中心化的参与式设计交流。从开办之初，上海景观论坛的演讲者便没有限定在实践者之内，历年来有众多来自学校、研究机构以及相关行业的学者与科研人员参与讨论交流。另外，论坛长期对公众开放，让对风景园林学科感兴趣的市民与在校学生也能参与到讨论当中。近年来还增加了网络平台直播等手段，让更多人能参与其中。这种去中心化、强调公众参与的形式，与传统的行业学术讨论会或企业公司交流会完全不同，发挥了在业界、学界与社会之间搭建认知与沟通桥梁的作用。

这类交流活动本质上是受实践行动启发，经思想交流后为未来的实践提供指导，符合本文提出的把风景园林中“设计实践”重新定义为“行动-反思-再行动”的体系。它不从属于前文提出的3条路径，却融合了3条路径的核心精神，既是对设计实践（Praxis）的加深理解，也构成了对3条路径的有效补充。

5 讨论

研究表明，当代风景园林的设计实践应被理解作为一种贯穿“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动态循环过程，而非单纯的技术劳动。因此，本文并未先聚焦实际建成项目的直接影响，而是在引入国际视野的同时内观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逻辑，选用的适配案例涵盖了中外研究报告、理论著作、学术组织的调研计划以及面向公众的行业活动等多种形式。这些案例共同体现了研究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风景园林实践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知识生产逻辑与文化价值。

诚然，研究总结的3条可行路径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重叠之处，需根据具体情况讨论其协同机制，但路径的交叠并不削弱对三者分别开展独立讨论的必要性。路径之间可通过协同发展促进更深入的实践与研究融合，积累更多的学科知识与经验。例如，第一条路径中的碳中和公园，是在设计实践

过程中推动跨学科协作研究的典型范例，其研究成果“碳良知”应用程序亦成为一种指导未来低碳设计的新工具，而这也符合第二条路径的主张，即通过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推动设计实践发展。这属于由项目生发的专项研究与实践方法论创新之间的协同。同样，作为强调经验与范例的应用型学科，风景园林专业在实践中通过路径一产生的专项知识与路径二产生的新方法论，可为其他同类实践或未来项目提供经验与参考，这本身是对路径三的践行（图1）。设计实践与3条路径之间通过“行动”与“反思-再行动”相互促进，而路径与路径之间通过“再行动-拓展”同样存在协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协同关系使不同类型的实践与研究得以相互积极影响，共同推进风景园林学科在实践领域与研究领域的融合。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3个方面深化，分别对应上文提及的3种路径。

一是在加大实践中科研投入的同时，积极通过交流与沟通向同行与客户展示研究成果对设计实践的推动作用，将绩效数据与社会文化评价结合，从而获得更多的实际支持。案例中的 Living Breakwaters 项目在初期重视科研投入的同时，兼顾了向公众展示和进行市民环境意识教育，使得风景园林工作与城市社会文化的贴合更为紧密。设计事务所也由此获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从结果上看，在实践中加大科研投入既可在微观上对项目推进起到积极作用，亦能从宏观上帮助风景园林行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二是拓宽对实践方法论的学习，增加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主动纳入包括不同地域与文化的实践智慧，参与多学科交流讨论，推动设计工具与方法论的多元创新。近年来，风景园林紧贴相关领域技术工具发展，积极参与新技术与知识应用的讨论，这便属于通过研究方法论推进学科的创新。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风景园林系主任耿百利（Bradley Cantrell）在模拟与响应式技术上的探索，如自适应基础设施与响应式景观等理论，为风景园林师理解自然景观形态与现象提供了从方法论到新技术上的支持^[14]。

三是加强行业组织、学术机构与实践团队的协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学者与从业人员通过合作挖掘设计实践中的深层知识，形成高效的共享与验证体系，为未来项目的策略选择提供更全面的依据。唯有如此，风景园林的设计实践才能在全球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持续生成面向未来的知识与创新路径。文中提到的由美国风景园林基金会组织的项目调研和由实践者自发组织的上海景观论坛，虽组织形式和背景不同，但都有多家海内外设计事务所积极支持，既从内部鼓励年轻实践者参与活动，也从外部通过资金支持促进平台建设和发展，并积极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活动。这为行业未来增强交流带来启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无处不在，关键在于通过协同平台的搭建，鼓励更多人参与讨论；同时，应积极思考创新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方式，方能吸引更多群体关注风景园林的发展，而非仅仅是行业内部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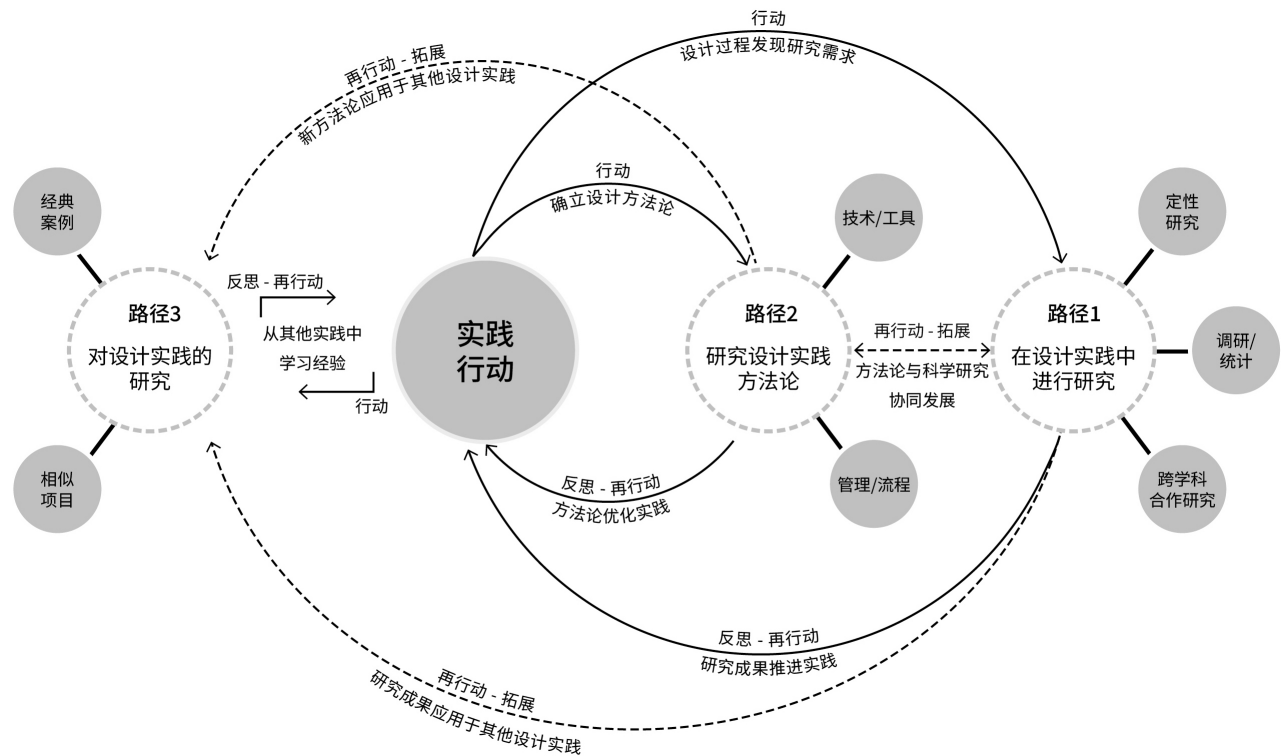


图1 设计实践与研究融合的三条路径及其协同关系
Fig.1 The synergy of the three possible pathways

6 结论

本文以设计实践为核心概念,探讨了风景园林领域中研究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路径,并将其归纳为3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在设计实践中进行研究、研究设计实践方法论,以及对设计实践的研究。这3类路径既体现了实践中知识生成的多样方式,也揭示了理论与行动在风景园林学科中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类路径强调跨学科的科学设计与设计过程深度融合,将项目视为实验平台,在不断的“设计-实验-分析-优化”循环中积累可量化、可共享的知识;第二类路径强调方法论的反思与创新,通过对设计工具、实操智慧及协同流程的系统研究,将经验性知识转化为可复制的策略与模型;第三类路径则立足于风景园林强实践性的特质,强调对具体项目案例历史背景、设计理念、空间美学与绩效表现的综合剖析,从既有实践中提炼理论框架与可持续的设计逻辑。在3条路径之外,本文还以上海景观论坛为例,介绍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行业交流模式的去中心化思维交流平台,具有议题符合时代精神、由实践者带动研究讨论、重视公众参与等特点,为文中关于研究与实践深度融合路径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效补充。

综合分析表明,将设计实践理解为一种“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动态循环,而非单纯的技术劳动,有助于打破学科内部长期存在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割裂:高校教授的设计理论知识和研究课题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利用,而从业者在市场逐利逻辑下又难以用长远目光为实践过程中的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本文倡议的新视角不仅能够提升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修复与社会公平等复杂议题中的韧性与适应性,还为学科发展构建了更加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体系。

注:图片由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 [1]DEWEY J. How We Think: A Restatement of the Relation of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Educative Process[M]. Boston, MA: D.C. Heath & Co Publishers, 1933.
- [2] 鲁安东. “设计研究”在建筑教育中的兴起及其当代因应 [J]. 时代建筑, 2017 (3): 46-49.
- [3] 林广思, 钟和丽. 通过设计之研究的风风景园林学位论文写作框架探讨 [J]. 风景园林, 2020, 27 (6): 37-41.
- [4]TSCHIRKY P, BRASHEAR P, SELLA I, et al. Living breakwaters: Designing for resiliency[J]. Coastal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2018 (36): 50.
- [5]SCAPE. Living Breakwaters[EB/OL].[2025-08-24]. <https://www.scapestudio.com/projects/living-breakwaters/>.
- [6]MARRONE J, ZHOU S, BRASHEAR P, et al. Numerical and Physical Modeling to Inform Design of the Living Breakwaters Project, Staten Island, New York[C]//Coastal Structures 2019. Hannover, Germany: Bundesanstalt für Wasserbau, 2019.
- [7]MENDENHALL A. Enabling Synergies: Integrating Ecology wi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Design Practice[J]. Landscape Journal, 2023 (2): 145-155.

- [8]SASAKI. Carbon Conscience App: Assessing Carbon Impact Early and at Multiple Scales[EB/OL].[2025-08-26]. <https://www.sasaki.com/voices/carbon-conscience-app-assessing-carbon-impact-early-and-at-multiple-scales/>.
- [9]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LAF Fellowship Spotlight: Creating a 'Carbon Conscience' [EB/OL].[2025-10-26]. <https://www.lafoundation.org/news/2023/03/laf-fellowship-spotlight-chris-hardy>.
- [10]WATSON J. Lo-TEK: design by radical indigenism[M]. Köln: Taschen, 2019.
- [11]WATSON J, ABUKHODAIR H, ALI N, et al. Design by radical indigenism[J]. SPOOL, 2021 (3): 57-74.
- [12] 郑曦. 山水都市化: 区域景观系统上的城市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13]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Case Study Investigation (CSI) Program Overview[EB/OL].[2025-10-26]. <https://www.lafoundation.org/what-we-do/research/case-study-investigation>.
- [14] 蔡淦东, 蔡明洁. 从星球化到在地性: 基于克莱因四元群模型的风风景园林思潮研究计划 [J]. 广东园林, 2020, 42 (4): 85-90.

作者简介:

蔡淦东 / 1988年生 / 男 / 广东广州人 / 硕士 / Sasaki Associates (美国 波士顿) /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注册风景园林师 / 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实践、星球城市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